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四 地下新船載甲

乘風去也，須尋太乙之船；入地求之，不殉仲任之穴。振柁於須彌山下，始可通天；戢乾自星宿海中，無非報國。明日，矩兒夫婦還帳，告甘君曰：「菴蠻雖眾而無紀律，兒輩破之，不啻摧枯拉朽耳。聞木蘭困於烏蠻江土獸之窟，兒婦將往救，特歸稟命。」甘君曰：「土獸亦堯師所使，令堯師在營中，吾當資緣彼，俾為天女解鈴。」化醇來曰：「真天女幾時歸來，假木蘭一夜遁去。且喜員少夫人從小軍使還，而不與昨日之詩會。如其與之，視夫酉陽營中八人之聯七言，前後較風韻，又未知孰勝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堯啞喻想仍往烏蠻江導土獸，敵天女也。兒與婦速援之。」

矩兒偕瑣兒去，途中語瑣兒云：「救阿姊，願可遲遲行耶！」以剩錦鋪地，夫婦乘之。見木蘭坐穴中，如木偶而不言。夫婦下穴中齊呼曰：「姊安禪耶？」木蘭亦不答。就視之，真土偶也。瑣兒引針刺其兩腕，土破而白水出，矩兒曰：「汝之針，殊不著痛癢，不如我引椎碎其首。」瑣兒曰：「姊純木之精，反為土掩。針則及木之脈，椎特傷土之皮耳。」白水出盡，木蘭始呻吟起曰：「矩兒弟以妹來援乎，姊殆盡矣！」瑣兒扶持曰：「姊何為其困也？」木蘭曰：「我來戰土獸，已敗其三十三，鮮椰子之魂，以一化五，吐黃塵萬斛，糝我之發，迷我之胸，遂無力奮飛，塊然其形，有若死土。今其魂伏土中，弟與婦掘得五丹雉焚之，則此魂散也。堯啞喻來鬥，吾三人何足餒哉。」矩兒以椎鑿地，聞啾啾聲，五雉飛出，徑撲矩兒。煙燄蔽目，椎不能施。瑣兒出紅絲十丈拋煙際，五雉皆被執，吐丹穴火灼之即死。一長物如常山率然，而首尾混混不可識，繞匝木蘭三人。瑣兒令矩兒立其肩，木蘭又上之，引絲成巨□，相與貫串，呼木蘭曰：「姊其挺身上舉，吾與郎君繼長增高也。」三人層累聯至，尋丈，竟沖霄去。長物自脫其圍，絲條化為巨蜥蜴下跳，嚼長物，截之得數十節，皆如斷虹之橫飛。聞有人語曰：「以豎破橫，月窟中第一義也，吾安能勝彼耶！」三人下地，木蘭曰：「妹之妙理超然，不落空幻，宜乎堯妖之歎服也。」遂俱還。

木蘭以瑣兒之術告甘君，瑪知古問於砭針二師曰：「長物何形色也？」答曰：「造化小兒，先天而生，是有無極之臍帶。橫之可以束八埏，藏於混沌之窟，厥名地絡，堯妖竊之，如伯鯨之盜息壤矣。」瑣兒曰：「嫂之豎義，絲聯神貫，上徹元宰，下窮谷神，非胸無成竹，枝節而為之者也。絲之為言思，是能穿穴事事物物，一以貫之者耶？」化醇撫掌曰：「然乎？其不然乎？」甘君命燭生筮靈蔡兩苗，先從何處下手，得《頤之初九》，曰「舍靈龜」，燭生曰：「蔡小武，即靈龜也；似宜舍蔡而取靈耳。」又筮劉老師曾否解莊庭鬼兵之圍，得《渙之六四》，曰：「渙有邱，匪夷所思。」樂般曰：「老師為元海，雖邱陵不足為其渙散焉？鬼兵本西南夷，則老師已出其不意而走敗之也。」瑣兒進曰：「智當滅，兒夫婦自鬥之。」木蘭曰：「此行也，乃不可無我。」

甘君許之，三人自去吟鉞江靈苗寨中，索剛上人戰。靈知矩兒之勇，木蘭之神，驚怖不可為也。問前臥病之剛和尚，能相見否？左右奔告於剛。不逾時，剛扶筇而至。靈曰：「上人之神通，寨中所知也。吾以言語小齟齬，致上人養痾草廬，吾之昏愚，亦何足較。誠見漢將無知，因人之困而伐之，恃己之能而逞之，將甘心於上人也？吾安得無恨耶？」剛投筇而起曰：「始固以大王不棄衲耳，於今益信，衲忘其病矣，且遂其懷矣。」呼男傑善變化者三十六人，隨之出戰。剛出誓曰：「何物鄙仲離，不亡於五雉，就寂於一僧。僧之禪柄，為爾所戕，僧之法軀，待爾而復。爾能代女弟子之役，僧固將擒爾以當謝娘也。」木蘭怒，放盒中雀啄剛頭腦，剛喝男傑曰：

不變不變，我佛舍利空中現。亦變亦變，猱獯飛上通明殿。

三十六人，各以其能，變為象、為牛、為羊、為狐狸、為刺蝟、為馬絆，圍木蘭於其中。矩兒橫兩椎，八面攻擊，剛出一物如棍，嚼矩兒，無如銅鐵之質，木虎不能損也。椎中剛腹，立倒地。矩兒將再擊之，木蘭在圍中呼曰：「弟勿前，剛和尚多詐耳！」矩兒不及抽身，剛腹中長兩巨爪，鋒稜畢露，擊矩兒之身。此時雖萬人敵、百夫防，不足以脫其拘攣矣。瑣兒自其帶間解一玉佩，內方外圓，裹兩爪及剛腹。矩兒自出，視剛之腹，乃敗鼓也。爪為二槌。然剛為佩所制，如繩之在錢孔中，不腐爛，不能出也。木蘭出紅色玻璃管幌之，長五尺，中灑木屑，著牛羊狐狸，則皮肉皆潰敗以死。惟象不受創，乃糝屑於其鼻，亦伏地不能起焉。刺蝟毛自裂，馬絆促縮，化為涎，男傑盡誅。瑣兒就地取佩，覺重不易舉，內方之孔已塞，疑剛被攝矣。忽有小人數十如海鳥所吞者，拍手而歌曰：

白非白，黑非黑，赤非赤。大道之宗，真元所積。吾師之誓，破汝玉石。

歌畢，群小人凝為一剛上人。瑣兒視其佩，已變土色。觸手即碎云。矩兒呼曰：「剛和尚不死，吾不得生！」飛上其肩。剛負之以登天。天際來一道士，乃劉老師也，指剛而咒曰：

咄爾何物，敢為星官賊？不許青天登，要令黃壤滅。爾不知，我不說，上下四旁歸太極。

出一盂覆剛，化黑氣縷縷不絕將盡矣。一人自盂內跳舞而出，為堯啞喻，笑曰：「劉元海，且勿狂逞也。吾猶未死，而忍見其弟子先亡乎？」睜鬼眼視矩兒，即昏暈。瑣兒詈曰：「鬼臂已斷，人心將亡，汝目誠凶，我神則吉。」即呼天神，出三指為金蟻，食堯啞喻且盡，忽聞腹中有女子吟曰：

月中之人吾識爾，入日即生入月死。

人人有月爾不知，恩仇環轉隨須彌。

其蟻自跳躍，腹裂而死。瑣兒大驚，劉老師呼木蘭矩兒夫婦：「亟登剩錦去，吾自敵堯妖。」三人從之遁歸。劉呼堯曰：「噫嘻！青氣之無成，智誓之欲化，子所知也。何乃刻劃幽態，唏噓秘精。汨乎泯穆之天，紛若矯誣之氣。為仙佛之羞，以狗為虎畫；當彝倫之輔；如蟻亂牛聲。惜其紺髮將灰，青瞳欲木，數盡棲於魔界，程長赴乎鬼泉。恐辟支果遂少傳宗，忉利天曾無絕業也。」堯合掌答曰：「吾主元會之站，理恒沙之文。靈雖小草，為無災無害之根恆；誓即餘明，乃至大至剛之光景。窮蠻無君長，而助靈以存其真；俗衲無子孫，而假誓以樹其表。豈徒佛圖之依石，羅什之附姚，贏得時名，宏於梵教，是為兢兢已哉。若子舍其北幽，行乎平紀，道履所跡，蜺弧之鄉，神樞所關，螳斧之用，其於太清何有，直以中滿而虧。以至有徒若林，臧侏儒為之最；謁師於幕，柳盜跖即其流。奪星辰歸次之權，將見惡於司命；殘釋子守株之理，徒興悲於寺人。尚欲恃其已滅之亡王，驕我方興之教主。試言大小乘，以究正餘方，子當出吾之胯，吾可服子之膺矣。」劉自執堯手，旁引曲喻，誘之來歸，曰：「凡有智慧，我與爾權之；凡有神通，吾與爾研之。」堯頗心折，遂相將坐磐石，縱橫跌宕，各暢其尊聞。

一紫髯叟從遠山下，迤邐來前，兩人揖與坐，問叟姓名，答曰：「野人，愛為長短謠。」請賦其所自：

仙人苦日長，青鬢忽焉蒼。

問仙何亦老，聽其詞轉傷。

循蜚疏乞以前罔甲子，其間眾庶既生即不死。

後來帝王壽以百十期，一人兩世合壽乃有彭□與李耳。

蜉蝣大笑人如菌，即菌亦似非常人。亭亭蓋影不扶直，視爾依人作計惟有長太息。

我年十五餘，初學劍與書。

書劍不足以助赤伏符，棄之海上卜居傍訂鷲。

桐廬老子一朝出塵世，二十八人功名敝屣棄。

吾家女網古徽音，瑟友空隨銅馬帝。

只今黃屋為墟黃土焦，勸君不須淚漬鮫人綃。

但合學仙不成便埋我，勝於百年過眼飛石火。

學仙本無名，知其說者陰長生。

盍酌長生以彼三歲酒，招要八埏酒人來試談天口。

歌畢，劉老師曰：「嘗聞陰皇后之弟長生，入山求道，乃美少年。今何為而美鬢，且紫色也？」叟笑曰：「以二君有蝸角之爭，第為嫵媚本色以諧之，猶恐少長於君而被君輕，其言不足重也。故為鬢鬢如戟之狀，將效仲連之排解耳。」塤啞喩曰：「我輩苦無讓法，豈有爭法？」叟曰：「唐虞以讓，不至於爭。湯武之爭，何慚於讓。後此亦只計爭耳。為讓之說者，非迫於時勢，則偽而已。但爭而無法，其弊也焚。」劉曰：「吾猶恐排解之事越多，而爭端迭起矣。漢唐以來，厥有黨禍，未必不由於曲為調停之人，未得其當。若不調停而各持一是，俗稱三教，究何所妨。斯魯先生之排解，亦有善有不善也。」叟曰：「夫吾將排披猖之難，解齷齪之紛，二君皆獲至道，各立一岸。於一二妙諦，俱有所發明。而碧落黃泉之際，所見皆機事機心；南箕北斗之間，相遭盡客形容感。悲夫帝釋之氣，震蕩天宮；共工之頭，摧頽山石。雙林咄咄，雷雨滿別四天；十笏□□，穰饑生乎中土。奉身而戴天笠，置足而牽地維。人龍之呼吸通靈，卉犬之招邀以族。然則執於戚而舞，其傷實多；責蛟螭之詞，相報無已。君其能靖者歟？僕亦何嗟及矣！」於是劉殊養養，塤若茫茫，合詞曰：「亦欲有雲，不知所匿，請從此分攜耳。」叟大喜，出瓦壺斟白酒自飲，並酌二君以土樽二器，曰：「此冰天小槽釀也。」劉咽一樽即醉。塤連飲四五樽，酒空不醉。叟驚曰：「醉者自然，否則圖反矣！」塤果擲瓦壺於空，其身遂不見。叟呼之。壺中語曰：「陰長生將囚我於壺矣，我故去之。」叟謂劉曰：「惜哉塤君，歷劫將盡，而自鋌於頑，睫蔽秋毫，不歸於極。他日冶鑄之功，非汝師不能為矣。」即藏其土樽而去。

劉還甘君營，幕中人俱慶老師復從天上至。木蘭問曰：「塤與剛其滅乎？」劉曰：「未也，彼師弟之道，一成不變，亦未易云亡。蓋不容並立者，理之直；相與存亡者，氣之橫。其徒不能速化，亦猶之吾黨不能遽神也。道德之致，殊窮而同盡焉。」甘君問曰：「老師迎擊莊○鬼兵之事，可得聞乎？」劉曰：「甦與故竹王，爭鬼方舊壤。陳兵夜郎東境，故智暫得而說之。及吾至，故竹王師來謁，授以竹竿破舸之術，甦之戈船，只槳片帆無存者，所謂因利乘便耳。」甘君曰：「聞此師徒，教蔡小武遁甲，縱掠盤江，正弟子鼎欲討之賊，乃輒向老師求助耶！」劉曰：「吾何嘗不知，以竹王之師，走死莊甦，可得而言，以其師之徒，賣生小武，不可得而測也。」砭針二師曰：「善奕者用死棋，善醫者用反藥。其是之謂歟？」甘君方問劉老師以破紅苗之策，忽朝廷使者至，宣詔書云：黔撫區星，奏苗中事：悉爾甘鼎，集將帥之長以敵王愾，兼神仙之力而靖妖氛。才高二士，而不嫉其功；譽接三明，而靡矜於眾。有臣如是，誰與易之。昔道路所傳，若為師貞之累；台垣之議，殊以戰勝而苛。今者素心夙純，涅之益白；剛氣常奮，挫得其柔。朕方定許謨，載基有密，而柔遠侯貴，捷書踵至。薦贖新來，喜不欲言，愛而思觀。自此南方軍旅，責爾有成，若宵衣而忘食其裾，旰食而忽亡其箸，朕何患焉！仍復爾鼎前職，節制三路，斧鉞徵討如其官，貴可視師東甌。緹日易旗纛，均宜勦能，以荷寵錫。

於是劉老師起為甘君賀。群幕士隨之。木蘭進曰：「斛斯侯將有事於閩，我當往助之。」未幾，斛斯貴至，以總帥印納還甘君。甘曰：「天女鄺仲離，願與侯縛水底之靈，收域中之孽，風雲在握，闔辟因心，其旅邀於帝廷，厥功溯自星渚矣。」貴曰：「果爾相援，訖乎有濟，雖瘴江救死，恩未雲酬；而煙海宣勞，國將致慶。惟有鼓吹而榮勛伐，馨香以祝天人，自問何修，相期不朽而已。」即向木蘭拜，並請行期。木蘭曰：「侯當先發，仲離且與諸儈人作數日別也。」貴又謝劉老師曰：「返魂自天，致命何地？願聞休咎之徵，吉凶之動。」劉曰：「但尋梅花莊子，摘取半個葫蘆，徵曰休也。動生吉也，貴不獲了了。」針砭二師及瑪知古，爭為侯慶。甘君亦賀曰：「老師概括之言，隨數皆驗，鼎在此間，側耳好音矣。」侯復請曰：「桑從事為閩諸生，海上形勢，晰如指上紋，探若壁中影，乞同閩事，集虜功何如？」甘君曰：「以天下之才，衡四徵之用，侯能廣眾益，鼎敢蔽一賢哉。」燭生亦慨然自任，如遇甘君之初，遂攜其揣摩書數卷，揀著草五十莖，鷓日辭甘君，與斛斯侯往。司馬季孫、明化醇咸與涕別。鄔鬱報李節使至。甘君迎出。李曰：「適使命到營，僕調八閩督，將赴之。」甘君曰：「詔書謂鼎復總帥任，不知閣下移節也。」李出詔書示之云：

爾臣舜佐，世篤忠貞。受予眷顧，旃常紀錄，非止一端。茲雞籠城不靖，海上之烈，則有斛斯貴，奮其英勇，以滅番人。其糗糧舟楫，雖有餘述祖運籌，顧泉州門戶，及水陸諸路武臣，不可無人焉總理之，為全閩靜鎮也。年月日，付樞密院，由驛馳寄。

甘君曰：「閣下始由世臣弓冶，授橫海將軍，繼以雄鎮節旄，作太平宰相。屢傷乘翅，終得出頭。行天討於河湟，悚民岩於江漢。徒以李贊皇品水，趙學究多金，為聖主所疑，讓入置喙，然大范老子。豈真元昊能欺，漢飛將軍，畢竟匈奴畏服，此行也。常則為太傅之奕，諸將不驚，變則為臨淮之刀。大臣無辱，鼎不敢情牽別袂，固將望切歸旌耳。」李再拜曰：「僕戰陣無勇，閩外羞言。今則襄斛斯侯翦滅之功，協東海君撫綏之烈，以報君恩於請室，歸羈骨於山邱，是所禱也。」甘君見其詞意淒惻，亦苦語酬之，既送李節使，問劉老師曰：「李君有慘色，何也？」劉曰：「必不返矣。」甘君曰：「死王事乎？」劉曰：「此老雖百千兵刃，無以加其頸而損其肢，往往施刑不及，論賞繼之，蓋其性為金，而火不能鑠，其形為火，而水不能澆，其前修乃奎宿主武庫者也。命危於狼荒之國，已過十年，意盡於鹿耳之門，將奄一夕，或如荀偃之生瘍，范增之發背，人思大樹，星坼中台耳。」甘君自與針砭二師，商破噩苗之策，沙明進帳曰：「滇兵來援，為萑蠻所攻，蔡小武自引瀛老，珪老，網山人儂山人，列陣盤江南北。杜承隲慕煒遣飛騎告急，將奈何？」甘君命短兒與瑣兒先行，諸將分五路進，伏橋渡口三處，搗蚩苗大寨一處，截小武歸路一路，砭師曰：「小武未易滅也，惟擒其被囚之假父，以牽制之。乃可以收噩青氣。」甘君謂木蘭曰：「天女將赴閩海，不忍無留別物也。」請執蚩吼，木蘭笑曰：「取此老鹿，如牢中豕耳。敢或失諸，以採兒魔姪兩女弟子往。」時短兒夫婦，率親兵二百人，徑與小武戰，萑蠻分四陣以出，瑣兒謂短兒曰：「小武以竹王師之徒演遁甲，熔八門而為四，其道以休生傷杜。並入景死驚開，汝當其二門，吾當其二門，小武可破也。」於是短兒橫兩椎入景死門，瀛老珪出敵。皆曰：「文星何為亦與塵世事？」短兒答曰：「以父母之命，解國家之憂，安得不執干戈，御魍魎乎？」瀛老珪老曰：「何乃刻劃二老也？」奮勇鬥，短兒以天孫剩錦裹之，各遁去。

還視瑣兒，方人驚開門，與網山人儂山人力戰，則已出其貫串之巨綆，縛二人矣。二人乃復其魍魎之形，走入四山，不可擒捉也。小武自引萑蠻三百接戰，短兒棄兩椎，飛彈丸數十枚，擊走百人，瑣兒出虹練二，縛二百人，皆不得遁。短兒就視之皆牝鹿也。束之以獻甘君，小武怒曰：「么麼小兒女，輒敢橫行於蔡王之前耶。」遂自演一陣，名曰獨遁，乃神明於消納之法者，又非瀛老珪老網山人儂山人所傳，其術不用一萑蠻，以死鹿皮為之。一皮藏三，三皮藏五，五皮藏七，七皮藏九，共演八十一之數。空花滿肋，實則一鹿皮懸於腰間耳。瑣兒擲金蟆皮二，才小於掌，二生四，四生六，六生八，八生十，揭其藏而盡吞之，如鄭人之發蕉鹿也。小武大驚，短兒投以剩錦，小武復用引伸法。呼其鼻祖元緒者三，空際□□為大池，一龜游其中，吐珠沫於水，成無數小龜，錦不能裹小武之身，龜且欲沒短兒之頂，瑣兒度不可勝，急以虹練縛其渠龜，小者悉走。短兒笑曰：「是可以授醫氏，並前所得鹿，為二仙膠矣？」其渠龜大言曰：「吾為元老，來援蔡氏雲孫，君非豫且，何能鑽我？」曳尾去之，小武亦單騎逃歸，其伏橋渡口者，為張許兩都督。針砭二師以術佐之，萑蠻之死者，相枕藉也。

木蘭以輕騎百人，入蚩吼寨，蚩方脫於桎梏，與數蠻婦飲。歌曰：

此間兮何不樂，恣縱橫兮誰束縛。美人兮蠻妝，酌啾啾兮夜未央。有胡琴兮勿弄，美人兮花心動。惜子婦之被誅兮，吾心將轉兮轆轤。愍小子之列陣兮，殆全師兮沒乎兵刃。吾守吾之老陽兮，與少陰而徜徉。

採兒魔姪謂木蘭曰：「淫鹿無恥，為醇酒婦人之歡，吾師且無前，待兩弟子之力擒之也。」二女突呼曰：「蚩吼死無日矣。」各出裙帶繫蚩頸，蚩笑曰：「以爾之凹肉，夾我之凸肉，我自就條。不然，其能束手乎？」遂以頭觸二女，裙帶已解，將斯奔焉。木蘭以鹿銜草餌之，蚩復其形為白鹿，臥地不復起，女師弟縛之以歸。甘君訝曰：「黃苗非白鹿也，得毋幻耶？」木蘭曰：「聞之樂王曰：『黃苗之先，乃死鹿瘞白茅下，經歲復活，配於水精，是孕群鹿。』今蚩雖老不死，可遣使貢於上苑，全其天年。」甘君

曰：「若令天子悅之，而係以銅牌，永為國壽，亦如鳳麟之在郊藪。龜龍之在宮沼，天所鍾靈，世之祥瑞矣。前歸我牝鹿二百，一夕俱死，則又何歎。」木蘭曰：「樂王又云，女鹿多天，男鹿多壽，博物君子之言，無勿驗也。」甘君揖諸幕客，與木蘭言別，木蘭曰：「仲離遠行，諸君以何為贈？」皆答曰：「匪詞勿達，願同其聲。」於是司馬季孫明化醇，聯四言云：

天風吹襟，我客於邁。（季孫）
言念往誼，同人歎喟。（化醇）
德盛三無，功崇兩戒。（季孫）
明能照燭，算若陳卦。（化醇）
每以雷霆，而驚聾聵。（季孫）
上酬明聖，旁討靈怪。（化醇）
天荒地開，鬼病宵瘥。（季孫）
鳳台匪登，麟閣宜畫。（化醇）
囉矣長征，淒焉出話。（季孫）
所悲聚散，勿慮成敗。（化醇）
會掃鯨鯢，如搔癬疥。（季孫）
自來神人，不尚狡獪。（化醇）
赤羽曠多，白波斬快。（季孫）
勛名既成，姓氏不掛。（化醇）
沙在恒河，星懸上界。（季孫）
期君努力，寢食蜂蠆。（化醇）
翼彼贊皇，金甌勿壞。（季孫）
國家宣勞，我其下拜。（化醇）

木蘭謝曰：「兩參軍獎勵之詞，所不敢當，亦惟矢勿諉而已。」樂般曰：「吾父子豈無以頌天女也？」遂與獷兒聯五字云：

自昔豎降旗，一朝見神女。（般）
謝娘忽已逝，明子亦為侶。（世治）
心香兩活之，倡隨得其所。（般）
競病韻同拈，乾嗎歡共語。（世治）
老夫蛙在井，不識鴻飛渚。（般）
小子闕征誅，始得商出處。（世治）
何當聖凡間，不隔此心膂。（般）
嘖嘖若震來，軒軒獨霞舉。（世治）
時能憫愚戇，間或隨爾汝。（般）
有氣上通天，有才下整旅。（世治）
新旌指八閩，故壘辭三楚。（般）
相望以鸞鶴，所思寄毫楮。（世治）
矩兒夫婦，共擎一觥，酌木蘭而歌詩曰：

涇陽小龍棄其首，（調龍芝）
我姊倉皇向西走。（是年入蜀）
縱橫庸蜀荒瞭間，（甚楚）
出奇制勝無不有。
料敵乃有吾阿翁，與姊相於臂使手。
晉代終能重天女，漢家誓不戮功狗。
遂見驚才動鬼神，更無餘事讓僚友。
小弟平生倚親串，寡妻身世來星斗。
同為阿姊提挈人，石爛海枯心不朽。
一朝分攜去閩海，鞞縠江頭折楊柳。
兒女情懷兩兩無，乾坤勛業時時有。
金翠光華出風雲，百年試盡一樽酒。
不然兵戈滿塵海，天關崔嵬孰與守。

木蘭飲畢，諸人爭欲以詩侑酒，木蘭辭曰：「仲離於此時，詩既不能為和，酒亦未敢相酬，公等休矣！當與阿修羅愛主，及兩小徒，作竟夕談也。」於是諸人退舍。甘君自向劉老師，求破靛青氣韜略。木蘭入慶喜之房，呼採兒魔姘皆至，汕妮亦列坐焉。慶喜曰：「自為天女所降，擬常奉乎巾櫛，何意帝臣之徒，悲別起之戈。他時能念故人，寄以扶桑之木，異地如逢居士，求其般若之船。」木蘭曰：「主前身作佛，後果為仙，視仲離之頭低上天，手沐今雨。時為介者之拜，終隔化人之裾，魚鹿無端，夔孽有跡者。未可同年而語，易地皆然矣。」採兒魔姘合詞曰：「巾櫛相隨，師資未敢忘也；□□獨去，客路能無感歎。請終侍絳帷，同游碧海，庶幾憐而教之耳。」木蘭曰：「吾誠不願獨翻罔兩之波，自辨支祈之貌，二女弟雙攜珠□，齊舞花槍，贊我大勛，施其高義。豈不願焉？」汕妮曰：「某自隨阿婆，盼捷書，賀還帥矣。」於是木蘭辭慶喜婦姑出，率採兒魔姘，拜別劉老師及甘君、針砭二師。劉老師曰：「此行不惡，斛斯成大名，天女留遺像勉之。」二師曰：「閩盜為害誠劇，諸君收功不勞，嗣後斬木揭竿之魂，所在蠶起，更煩聖慮，驅策勳臣，裹屍之將軍，以時致命而已。」甘君曰：「黔事有不了者，以待天女可乎？」木蘭師徒唯而去。

行入江西界，見糧艘無數，運往閩中，乃是吳越楚蜀產米之區，所濟軍食，滕王閣下。戈船若林，則遠近所調兵卒，及甲冑器械，豫章番夫，奔走喘急，官吏招呼唯恐不逮，而持戟鬥羽檄武夫，接踵相促者，無停晷也。木蘭就蜀船呼一糧官問曰：「汝何姓名？護儲幾十萬石？」答曰：「某七門郡丞高岷，運六十萬石，餘四十萬，責成九姓土官。」木蘭曰：「廷制，二千石以上官，充總運使，何職不副事耶？」答曰：「先以戎州太守方君充此，因方篤閩房，重離別，大府糾其貽憂軍食，戍青海邊，某所治土司，急公自效，始以某統之，而分兩進也。」又問楚船。其糧官江合漢，方與幕客陳三台，為葉子戲。木蘭曰：「軍國之事，若此其亟，乃不為唱籌而為點籌，何其暇也。」三台出對曰：「某佐江使君，輸糧百二十萬，需二十四大舫，今倉卒呼載，將及五十餘舟，而篙師柁長。肝膽不齊，齒牙互抵，使君無策馭之。某告以羊曇賭墅之風，與葉公子游，一縱一橫，稍愜於志，亦正如長年三老，白晝攤錢，不得已於高浪中矣。」吳越諸糧官，以次勞問，皆陳其濤怒風惡，乞靈陽侯之愜。木蘭袖出一圖，詭如龍樓，眾象幽，噓氣叱之。化一為五，分授其首船，曰：「此物鎮溪『，吾與諸部作馬當湖神威，不亦可乎？」匿口作風聲，諸糧艘一夕皆發。其甲兵尚無舟載，各省將士，向木蘭呼曰：「兵待食，宜也；食待兵，可乎？女將軍能役使風神，護儲胥前進，而數萬人之軍裝，數十營之火器，以及餘丁雜械，需船大小動以百計。歎此邦官吏，竟日空談，連宵束手，如何如何？君徒濟食而不惠兵，國

家事終無所賴矣。」詞畢，泣涕崩角。木蘭顧兩弟子曰：「誠不忍也，然吾又何能化數十百蓮葉船。以載甲士乎？」採兒魔姪進言曰：「昔吾師誕降，由甲子城中央夸井，則下穿溟敕，猶之上辟鴻鳴，久矣自壤及泉，為游神息影之區也。試探淵源，以謀匡濟，何如？」木蘭曰：「吾憶劉老師云：『人地下浮中海，是海包乎地矣。』向東海呼曰：『父母其鑿予哉，破天龍之百人安在哉。』」有頃，百人飛集雲際，禮木蘭曰：「天女役使部人，非將駕群戰艦，載入閩官兵乎？」木蘭曰：「既知之船代何所？」百人答曰：「滅火真人，先三日，煉戈船五百，授黃符十紙，命部人呈天女也。」木蘭索符觀之，紙黑色而符金畫，凡符首皆戴雲，此獨戴士，真秘授矣。其第十符之後，黏一蠟封，中梵字十數行。木蘭譯之，乃滅火真人手書，並咒五百船真言也。書內云：

仲離近與吾弟子世治，得劉老師大渾薪傳，中明蜜果，於以刑暴取凶，轉艱難之運會；奮庸揚烈，彌破碎之網維。君等若謂無成。人間惡乎底定，吾得道在前，生天居後，亦當告於千佛場，讓出一頭地矣。甘使君釣蔡弋罟，有兼吞之量，無兩伐之謀，雖仙師道友，魔女神童。輔翊左右，未得，遂志者；天抑其絕世之高標，人苛以非時之界論。即進即退，彌可彌難，此用晦之交，非俟休之際。酒星有奕，奎耀將沉，然縛孫恩，惟仲離是倚；平張魯，非世治無功。一在島中，一由隴首，其才其地，帝所持衡尺也。吾所煉戈船，只用廣南五鐵栗木，一木造百船，遣公輸般十二代裔孫玕為之。但燒一符，即可得五十船，須以三更人靜，集兵甲百花洲上，禁火炮聲，登舟隨渡，將士不飲不食，無喜無懼，五晝夜達閩泉州，其燒符迎船咒云：顛漩，連漩，牽眼，纏箭。嶽研，嶽咽，瞽嶽現，犯嶽變，水嶽濺。噫噓噓，噓噓噓！千船千線，線緣千劍，千劍萬線億船便。至閩，兵甲過船渡海後，尚有送船咒，亦以靜夜施行云：娶湊，肘湊，求留，收筍。瓊走，瓊候，歲瓊逗，月瓊遛，日瓊就。古裡魯，魯裡古，九殞九口，口扣九手。九手百口一殞透。

木蘭命採兒魔姪，傳語各省將士，以今夕三更，來會百花洲，受利濟策，其火炮諸器，重疊包裹，將士咸出誓曰：「所不聽女將軍號令者，願馘之，無悔。」及三更，木蘭如滅火真人教，燒一符，五十船出。十咒畢而五百船裝載之兵將，俱入篷窗，掛帆席焉。採兒魔姪，各轄二百五十船，雲際之百人自去。木蘭自飛行至泉州，以待諸載。是時舟行地中，晝而見星，夜惟望月，可無饑渴矣。魔姪謂採兒曰：「凡人能賦海矣。未必能賦地中之海；能賦舟矣，未必能賦世外之舟。姊其特著不經，明徵無妄不亦可乎。」採兒曰：「試為之。」即吟云：

腐儒努目辨方隅，對渾天儀不能量。郭璞木華賦江海，見其大者差神王。冥搜五色鍾八垠。不律怒摹真宰狀。雞卵元黃未分際，豈無靈明契為匠。煙雲見見隨杳冥，蹄跡無無得幽暢。渾沌竅鑿大空出，乾坤草亭奄四望。不定初非兩戒山，無邊亦異恒河浪。非仙非鬼非佛祖，剗木自作先天舫。恐是渡津筏夙緣，休疑貫月植新椽。熊羆虎貔納芥子，一笑長平同日葬。伏甲元從尺土中，乘風反出四天上。勸哉我士各鼓舞，大覺俄焉出海藏。

魔姪歎絕，自叩舷歌之，將士皆忻然曰：「此微妙音，殊不似人間棹歌也。」忽聞木蘭崖上呼曰：「弟子來乎？」採兒魔姪齊答曰：「諾。」以五百船出地中，則已達泉州，李節使方與少司馬餘君，調兵食矣。木蘭告以諸路兵船咸集，李節使指木蘭謂餘君曰：「此粵中天女也，微彼之力，兵神速不及此。」餘君感謝木蘭，命偕入帳中，適斛斯侯遣使徵兵。木蘭乃辭二公，以兵甲過船渡海也。

要將天地返清寧，繪得山川入錦屏。
鞏固金甌無有數，驚疑木鐸竟無靈。
若非檣楫來空闊，未必烽煙息障亭。
寄與數君憂社稷，蒼生不賴少微星。
蓄汀漁人誼曰：

丁既出而甲遂興，天人治亂之幾，間不容髮，彼添丁而此載甲，有銅山東奔，洛鍾西應之勢。

甲行在木，萬物之所自作，用則以金而御金，熔於火，沉於水，藏於土，聖神之制此以前用者，與五兵同其功而不同其過，利亦溥矣。

伏甲以害人，衷甲以衛己，載則人已俱無與也。而史氏危之，若曰積與山齊，猶恐地不能載。命彼新船，謂之載之。蓋甲者，器也。船者，道也。道能載器，其義固微，載甲，儀也。新船，極也。極是生儀，其幾尤珍。船與迷津之筏不同，氣有縱橫，則筏以渡；性有高下，則船以載。渡可無邊，載不可無底。船舊，則檣傾楫摧，不徒病甲。且病被甲之人，必咸與維新，而大亦能載。

且新船之與敝帚，互相發明也。強弩之末，不能穿縞，敝之說，宜受之以革。初生之犢，其猛如虎，新之說，宜受之以鼎。

地亦一船也，今日：船在地下，豈非地之道，如天之下濟，而船之質，如地之上行，不可解者一。

春水浩淼，則有船如天上坐者矣，非船之上於天也。夫上天固不能，入地獨易易乎？不可解者二。

地下無地，則無人與物，而船何所行止？載甲之新船，又何所乘除，不可解者三。

解之者曰：《泰》之卦地下象乾，《師》之卦地下象坎，則天與水。皆包絡乎地者。地下得天，則人事備，而帶革其故，船鼎其新，地下得水，則弱水之外。俱能載舟，膠舟之外，均夷載甲。闔辟之故，神而明之，亦何必楔虛舟以求鎖甲，問死齏子混沌也哉！